

# 慢慢变矮

□刘金鑫

几天前，我去儿子学校开家长会，散会后，和各位家长站在一起接孩子。儿子走出来，忽然对我说：“老妈，你为什么站不直？”

一句话问得我虎躯一震。从警校毕业16年来，我走路特别注意挺直背脊，最怕被人说不直。待我回到家，走到镜子跟前一看，是的，不知不觉，我站立的身姿有些佝偻，确实不如以前挺立了。

小时候，我腰背不是很直，大人们见了，说我懒，不想直腰。对于一个每天爬树上房如履平地，在田间草滩一玩就是一天的孩子来说，“懒”是不存在的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那时候的“懒”，抑或是家长认为孩子腰背不直不是什么大毛病，为不去医院检查随便找的借口罢了。像这种情况在学习上也时有发生，有的家长说自家孩子特别“懒”时，其实是他们自己懒得去研究怎么让孩子爱上学习，懒得去探讨孩子究竟为什么学不好，从而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
等到我每次努力挺直腰背，总感觉上不来气儿、吃不住劲儿时，家里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一番检查下来，原来是我的身

体气血不足、营养跟不上造成。于是有那么几年“亡羊补牢”，我几乎将市面上能买到的营养品喝了一个遍。再后来，我就读了警校，天天练习站警姿，身边的同学个个又高又挺拔，身高不占优势的我自然不敢懈怠，久而久之，挺直腰背就成了习惯，一直延续到参加工作数年。

如今，我参加公安工作已16年，却被孩子直言“站不直了”。站不直，人就显得矮了，仔细想想，人的个子真正变矮，是与父母老去、孩子长大同步的。

这两年，我何尝不是像孩子“审视”我一样“审视”我的父母亲呢。我反复说过我的母亲“怎么看上去又胖了？”和父亲合完影，我发现以前比我高出不少的他变矮了。当曾经视若“参天大树”的父母“枝叶枯黄、皴皮发皱”，再无法深入参与我的生活，为我提供遮风挡雨的庇护时，我也开始走上了“慢慢变矮”的路。这样的同步，瞬间拉近了我与他们的距离，让我说话变得比以前温柔了，做事也比以前周全了。

儿子今年十二岁了。十二年一循环叫轮回，地支共十二个，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每过十二年，就会重新开始。古文中称十二年为“一纪”，《三国演义》里诸葛亮五丈原续命，如果

成功可多活一纪，指的就是十二年；《西游记》里，李世民梦游地狱，崔判官私自给他加了一纪的寿命，指的也是十二年。现代人把生肖的十二年通常叫做一轮，两个人如果岁数相差十二岁，就会说大一轮。生活是一个循环，十二年来，我这老母亲几十岁的心，把几岁、十几岁的生活又来一遍——小时候披星戴月地上学，当时想的是长大了再也不要过这样的日子，结果长大了，还得披星戴月地陪着孩子早起、晚睡，孩子的知识学得好不好不一定，反正我们做家长的，真是将课程又重新学了一遍，那种劳心和焦急，还不如小时候轻松。以目前来看，将来有了孙辈，估计还要学，充分实践了几时抄写的格言“活到老、学到老”“学无止境”。

慢慢变矮，说是不知不觉，这样想来，其实又知又觉。让人慢慢变矮的，都是不起眼的小事，可一件件、一样样加起来，似乎注定了后半生无法再“挺直腰背”。我并非抱怨，因为在个子变矮的日日夜夜里，伴随我们的幸福感、获得感会更多一些。在我们弯下来的腰背里，是陪父母老去的岁月，是伴孩子长大的瞬间。

这样的矮下去，任谁也是心甘情愿的。等到有一天，父母离去，孩子远走，我大概会真正矮到尘埃里去，或许那就是孤独的重量吧。

# 梁父山·梁甫吟

□徐宗忠

作为泰安“土著”，梁父山是我一直想要膜拜的地方。一想到梁父山，我立刻会想到《史记》中管子曰：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。梁父和泰山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，成了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座圣山。所谓封禅，承载了太多帝王“受命于天”的重任。封为“祭天”，在泰山极顶筑土为坛，报天之功，即向天帝汇报丰功伟绩，昭示君权神授；禅为“祭地”，在泰山之下，择小山除地，报地之功，即向土地神汇报，期盼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所谓封禅亦即祭祀天地，是帝王昭示天下，受命于天的不二之礼。封禅相和，典礼始成。我还会想到陈寿在《隆中对》中说诸葛亮“躬耕陇亩，好为《梁父吟》”“自比于管仲、乐毅”。据考证，《梁父吟》是在齐地流行的一首乐府歌谣，讲的是齐国国相晏婴二桃杀三士的故事，陈寿说诸葛亮好为《梁父吟》当为立志成为智谋家期待明主赏识而纵横捭阖于乱世吧。

一个周日，我踏上了膜拜梁父山之路。遗憾的是，在地图导航中，竟然没有它的名字，后来问询当地一位文史干部才知道导航到“鹰山子”，当地人以梁父山上怪石形似众僧参佛而取名映佛

山，后来演变成了迎福山，而在某电子地图上竟然将梁父山标记为鹰山子。我从泰新高速化马湾高速路口，顺着237省道驱车几公里，沿着山道行驶，穿越层层山峦，一个一个小山包鳞次栉比，导航提示：目的地鹰山子就在左前方。这边上的小山就是梁父山了，然而并没有上山路。我们询问附近果农，他们都说不知道上山的路，最后一家饭店的服务员告诉我：“前行数米沿小路直上即可。”我和同行者就顺着这个所谓的“山路”向上攀登，与其说是路，不如说看着像路，其实并没有路，我们试着向上攀登，荆棘密布，灌木丛生。立夏的上午，阳光刺眼，栗子树的叶子泛着白色的反光，周围寂静得可怕，同伴迟疑，不敢上前，抱怨此地人迹罕至，人身安全难以保证。在我多次劝导下，同伴抱着既来之就爬一爬的心态，继续与我前行。我们顺着怪石，攀援着藤蔓，在似路非路的山路上披荆斩棘，向山顶攀援。山不高，才200多米，因为没有路，全靠自己摸索，正当同伴抱怨踟蹰之时，抬望眼，看到了山顶上那块巨大的映佛岩，我们立刻兴奋起来，抖擞精神，到了山顶。这是一块著名的北齐摩崖刻经，刻石在山顶一块巨大的山岩上，刻着《般若波罗蜜

经》，笔法古朴，笔画俊厚，气韵高逸，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。在梁父山顶上，我们放眼望去，郁郁葱葱的徂徕山脉，柴汶河如玉带缓缓流淌，省道上车辆川流不息。此时，有风吹来，竟有无限的感伤。想当年以秦皇汉武为首的封禅大军浩浩荡荡从西方而来，带着雄心壮志和豪迈封泰山，禅梁父，那该是梁父山多么繁华热闹的高光时刻啊？我仿佛看到诸葛亮躬耕陇亩吟唱《梁甫吟》的背影，自信而又意气风发；我仿佛看到孔子在梁父山上孑然高歌《丘陵歌》叹仁政之不施……悲梁父山“荆棘充路”，哀仁政之路“陟之无缘”。然而，弹指一挥，千年过去了，梁父山依然在那里，现在却连名字也即将湮灭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。梁父山就这么被淡忘了，甚至被抹掉了。我似乎听到秦皇汉武庄严的祷告，也似乎看到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顶礼膜拜的封禅仪式，也看到僧侣石刻石的精诚，也看到文人墨客以《梁甫吟》展露心迹的慨叹。

下山时，回头望，梁父山依旧寂寞地看着这世界，北齐摩崖石刻《般若波罗蜜经》云：“无边，无际，无名，无相，无思量，无归依。”念着念着，我竟然释然了。

## 母亲的味道

□张承南

母亲节到了，身边的同事、朋友有的订购康乃馨，有的订蛋糕，还有的买衣服、首饰。朋友问我给母亲准备了什么礼物，我犹豫了，除了毕业刚工作那年，我在网上给母亲买了两块毛巾，还真没买过她中意的礼物。节日买花母亲抱怨不实用，订蛋糕她说吃不惯，买衣服首饰她说浪费。

仔细想来，这些年一直是母亲在我的身边忙前忙后，母亲留给我的爱是各种味道，她细腻的爱，落到了笔上，就成了我文字的风格；她做的一日三餐，吃进了我的胃里，就成了乡愁……她的种种味道，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，成了一种记忆和思念。

母亲是一位普通的乡村妇女，没有文化，她对一日三餐并不讲究，能吃饱就行。我想是源于她小时候没有母亲照顾的缘故，母亲从小被寄养在她二奶奶家，家里没有挣工分的劳动力，全靠叔婶家挤出来的口粮，祖孙俩隔三岔五就要忍饥挨饿。

母亲出嫁以后，有了自己家的田地，她高兴坏了，整日不辞辛苦地在地里劳作。母亲做饭不怎么讲究，若是早晨剩下来汤，中午准能在熬的粥里发现，若是中午剩下白粥晚饭准能在胡豆汤里找到。

后来，我在饭桌上抱怨母亲：“我都工作了，又不是买不起饭菜，剩个一星半点的饭菜别吃了。”母亲没吱声。第二天，锅里的米汤是米汤，白粥是白粥了，原来剩饭都跑到母亲碗里了。平时母亲会把刚做好的饭菜端到我们跟前，我们狼吞虎咽般地填饱肚子，却从没有观察过母亲吃多少。

有一次，我教育女儿不能浪费粮食，要吃多少盛多少，没想到女儿张口就说：“剩下的让姥姥吃，姥姥喜欢吃剩饭。”我顿时惊住了，竟无言以对。我回想起每次饭前，母亲都是先将我们的盛好，若是有上顿的剩饭，她会盛到自己碗里，用热汤掺着喝，在饭桌上，剩菜永远是离她最近的。想到这，我不禁有些泪潜潜。后来，我抢着给母亲盛饭，让母亲吃新鲜的饭菜，母亲一辈子围绕着锅灶转，也该好好享受下人间美味了。

母亲不会做秀色可餐的佳肴，也不会熬制新式花样的粥，她做的早餐，大多是从一碗白粥开始的，白粥，米香四溢，绵绵柔软。我总感觉食物和人的生命状态是相匹配的，母亲朴实、温和，所以她做的一日三餐也是如此。我在母亲浓浓的烟火味下长大，我的女儿也在母亲细腻的呵护下茁壮成长，感谢母亲对我们无私的爱。

